

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後學北地李楨

書一

奉虎谷先生書

柟罪逆深重不滅其身乃禍及吾親五內潰裂號訴
非所殞絕方劇伏聞尊恙驚憂滋甚夫斯道不明借
中庸為說者既以病國而毒民其天資稍高者不事
文字聲名則好奇自異又或雖從事于道也言雖富
講雖深乃復不通人情柟皆以為異端浮屠老佛私

淺衷薄
粒者片
言盡其
膏肓而

足以起
時人聾
順

論雖汲黯丙吉之徒皆在韓愈吳澄之右方將仰夫子而正之也而病勢如此豈非天哉方今

聖明在上天下猶可為願夫子善理尊恙令便痊愈奉對明時即不能力疾傳經德化鄉里以淑後覺豈曰不可審若是哲人賢士不蚤用必晚用矣斯亦枿思孝先人報德尊師不忘君恩之志也願以請正焉喪病荒迷不罄下懷伏惟善加調攝節宣不勝至禱

與柳泉方伯書

使來得教翰并歲書之貺感慰何恨別簡足見衛道

六經註
脚原非
得已泥
而議之
更難料
翼之乎
此正好
立名一
端也

嗜學之盛心欽佩欽佩且晦翁者諸經之所由明往
聖前賢之志亦賴以不死後學未能即其門庭豈可
肆然議之然而造道之士亦當自得所入故雖以孔
子之聖其徒有篤信者敢違者有反求諸已而不遽
然信者夫篤信者固為學夫子反求諸已者亦未為
背聖人也今日之俗其一好和光以同塵其一好立
名以自異此皆聖門之異端古人比其害甚於佛老
吾輩不可不深察也時方春和地方民果皆樂遂其
生否就此附問

與裴伯修書

此是堪輿正論

近日天

先會元

父子須知未必

大謬言

禍福則

之矣

朱子止

言五患

惟朱子

往者重辱光顧逢真無以數日之教令人銘感何已
用之使人稽書裁謝罪過罪過仰問復辱手翰益增
愧竦鄙詩之贈因吾兄風水之論及述青衿道士騎
鶴昇天之事遂有此作蓋謂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
者亦當知但馳心于此則于脩真理性而上達于天
之妙恐不無舛誤也詩故云然耳如葬法一事只如
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議狀
其曰擇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辟之非

或在何
或不在
以佳
八耳

者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
為必然。至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
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則又甚恠。而尤不敢以為必
然也。蓋上古之時，葬之山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
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塊立
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于塊壤之上，求風水之合，
以為禍福之驗。世豈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為此論，吾
亦不信。況出于郭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
不神于久遠者邪？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

部下有
此等入

于郭璞淳風而自殄其世耶彼孫達古趙彥逾者又
何足以知之如不可信以秦皇言之其未帝之先塋
不知為誰所擇以有天下其既帝之後也驪山之域
亦海內塋師之選乃二世而亡者何也恃在愛厚不
敢喋喋倘蒙不鄙尤希賜教

與薛孝夫書

別來懷想何已得書問及來使足知及民之政矣喜
慰何限所稱鄉先生者如得其實即民之望也願以
身事之而稟度焉勿學世俗吏作父母官体也蓋此

則可不
然乎
涕鳴矣
惟正已
因人情
是猶良
歲

等。人必不求於官。則為官者不可不來之耳。此單父
宰故事也。望孝夫甚勿為古今異宜之說以渝其舊
其餘惟望因人情而行。若所謂大異於人者。則正已
耳。於孝夫有一日之長故。又喋喋知孝夫之必不我
違也。

與辛侯止脩坊牌書

數日前聞執事欲為僕作坊牌。高情雅意。知感不盡。
然已煩盛吏彭銳辭止。頃聞昨已破木每甲出米五
斗。充工師費。僕慚懼殊甚。當此旱暵之時。百姓無食。

此舉此
札非涇
野不能
倚持者
以為卓
識溫飽
者以為
矯俗釣
譽

皆妻殺子。毀垣拆屋。不忍見聞。又復興此則窮困之
人。固有欲食吾之肉。詈吾之祖者矣。且坊牌價前舍
弟已領自建理。難復擾縱。篤志名利。亦不敢為。誑錢
之舉也。且聞數月以來。執事收贖甚重。或二人異罪
其罰則均。答杖之徒。非一二十木。則一二十金。道路
喧傳云。為建坊之用。或云僕有請於執事。或云執事
有他心。此其言雖不實。然其跡皆可疑也。不有損於
執事。必有損於僕。吾二人者。俱損。又何坊牌之為。况
今里甲不公。動輒括克一官之過。費或十金。一車之

才科至百兩。如坊牌成所費豈啻千金也。且僕在告養病方理藥餌不暇乃復興此土木行事之人可以緝吾執法之官。可以劾吾冤苦之民。可以奏吾則坊牌之建執事非愛僕實害僕也。執事必欲成之則僕固有走書當路以助僕口之弱。呂柟二字固不得入之高扁也。

與康太史德誨書

往赴京時匆匆不能拜別。至今懷恨。伏賴一路平安。十一月二十日抵京。含愧竊祿足負知己。吾兄心跡。

明白近日人多知之其有今日祇因言語之肆耳夫
言行一也古之人未有不謹於言而能美其行者惟
望吾兄非法不言以成大業固非若是以要譽干祿
也吾儒之法自當爾耳官之有無已知豪傑不以爲
意但負此大才遭時不靖廢處山林亦人所甚惜也
况志在期民者其自處又將若何而後可乎承吾兄
之教日就栢齋與化之效全未思齊之心常存若栢
齋者吾兄亦不可不念之也伯循服已闕矣可邀致
濟西與處數月當大有益耳道遠情深臨紙不勝悵

惘

與涂水京兆書

即者遠別以拘禁不能望塵郊送今尚怏怏也茲到南都已久不知拯饑振窮果有效驗否夫拯饑如救焚溺一念少緩民命即喪想諸政具停專志於此也遲半月十日不聞仁聲則吾將先謂子為尸位矣如何如何兄洹野兄在彼司成可行之事皆宜磨切而舉措之也

相責如此古道哉

與王克孝書

史約五代藁益精於昔所語文藁語錄孺道屢言及
皆峻拒矣年荒極知西北之苦無如之何諸賢位次
神主格式面講可定童女訓之編乃風化之本甚善
世語編至東晉足慰遠懷王玉溪公之歿甚可傷惜
天之不吊善人如此聞移居書舍足驗學業如王難
之路近亦可召聚使彼亦知大道之美如何二程杪
釋差字便告刊者但釋字之下曰字乃某自去耳外
語錄近頗增多而克孝前携去者并外篇今皆抹去
十分之三四矣故雖在克孝處本亦不可傳人也今

稍語錄序并周程書箋紙見意

與韓少參五泉書

得手教乃知執事且未行何以遲遲至此也此去山西甚邇到彼定省大夫人甚便家事附令弟亦宜聞又欲請沙苑回當家此何說也僕數日間亦欲北行所教之言感激不盡但過望於我矣愧汗此行竊祿讀書則有之他未敢有定見也主上初政而諸言者不肯舉其體要乃煩冗腐爛以致厭煩是以後雖有嘉言亦不能信也沙苑之疏固宜其然矣天下事之

壞孰非吾輩乎。柰何柰何。汝明家文字匆匆不能舉
筆容圖之所寄樂府及二行風人之作也。其世德堂
記太過於文耳。見懷之詩體格亦頗弱。然其意則不
敢當也。容日補和請教。大復之故甚可痛。不識其藁
作何處也。亦曾圖之否。

復孟都憲書

伏蒙教翰并高集厚貺。感荷不盡。子乾誌文所添改
誠當也。以鄙見言之。只依正德年間所作刻之。為得
其實。且於措辭亦有意也。如用今所添事。只附書於

石之末亦可，乃然後如子乾之不歿而并吾當時
撰志者之心矣又

先帝雖有晏遊等事，今已已矣。臣子只可隱諱，非若
當上疏時之可言也。此等語若出子乾友人之筆，可
謂薄君而厚友。若出執事之意，則尤不可使聞於他
人也。如何生菲薄卑微不足道，惟是明公勲位道德
世所仰重而生且又辱教愛，敢狂妄請教。

復漁石唐虞佐書

某數年來辱吾執事之教，且愛者不啻河深而丘重。

乃蒙差學官齎手書厚貺遠問解州窮孤之中何勝
欣幸感刻感刻且又托以大旨後語此書皆窮理盡
性之言固不可以舉業類觀而某不材且素未學乃
不敢違命以數語續貂甚愧汗耳惟吾執事斤正後
加本庶不為此集玷耳蒙問及小兒甚感然此兒自
老母到解後寒家有亡弟家眷無人看望即令田歸
矣

荅虎谷先生書

前者拜受王泌州寄到手教暨墨本諸詩足知尊恙

大愈不懷無任慰幸來諭言柵閉戶讀書豈有此事
柵自甲戌年歸來即侍先父病不出門者一年有余
比丁憂來不與土俗交遊之會者又二年有余荒惑
顛頓不讀書者蓋四年也若來諭其道路之誤傳乎
承問切已工夫及自得處愛柵猶子之意愧荷愧荷
然憂病交攻諸念皆廢又不親師門過差時出豈不
自更尚爾頻復竊謂宣聖三十而立後學雖未必然
若四五十止學得立亦可其不惑知天命皆待七
八十年圖之柵今已四十自揣去立且難也然則吾

師何以教我端居上帝臨擊磬是何心知吾師之不可階而升也謹奉置北壁用策隳隋第劄云靜中自覺有進於弟子有疑焉不知當其動時乃無進邪又不知何者為靜中邪幸指我迷壬申之冬曾携家一過榆次然榆次無官幾不能行是時夫子亦在大同故栢井驛有次韻之題言不能進謁也然自是再無榆次行後期尚可求也風聞吾師與寇涂水結婚此事前有孔氏南宮氏公冶氏後有程氏張氏朱氏蔡氏其他賢則未聞也王給事有江南之行通書甚稀

直卿不知為誰氏字、馬伯循行取赴京矣、大行有何粹夫者、柙嘗比諸仲由子貢、不知魯通問名、此人頗直言無忌諱、又無世俗浮華詩酒遊蕩之態、故與世寡合、惟柙甚敬重之、以為真孔門之徒也、不知如何近著何書、曾得良友及賢弟子否、往日改定綱目、曾脫藁未此書、真有錯太抵事、詳而志畧、以通鑑考之、則又有遺者、皆大節也、如脫藁卒傳示一二策及著有他文字、亦乞教示、

荅崔吉士仲鳧書

受書之後五七日把玩不歇迺使空希顏靡中忽
得一振警也懇懇清誨良中愚病常自點檢行不
加進拘之以昏思不加精阻之以懦且當私意橫
起之時極力按伏未幾復起然卒不能使之起亦
卒不能使之去即劉質夫所謂頻復屬迷復凶耳
是重疾也來諭姑言勤苦太多薄示其責云耳若
謂優游涵詠待其自得明于理以達諸事者此誠
切要之言某所當佩持者也敬臣來言吾兄漸加
沉靜勤于誦思夫以吾兄平日之疏通將事可拾

動靜交
養之學
學者多
茫昧先
此論尼
破天荒
如大學
定靜相
自人不
得以靜
為靜動
為動也

芥去也。今過如敬臣云云，是損高益卑，歛華就實，
察其所存，當審其所見，諒其所至，當探其所得，及
觀所謂動之多過，由靜之無養，中間私意太多，浮
躁起滅不定者，足見邇來心之存焉者多矣。雖然，
養于靜以應于動，固也。第事之在我，以至在萬物
者，苟不知為之所當為而為之，則程子所謂雖公
事以私意為者，亦私耳。祇見夫靜之不能靜，浮躁
由是起也。故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靜，靜而後能安，艮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此說是也。今學者皆曰此事遠大姑從近小而行。抑不知學有綱領。雖聖人與愚人同其節目。則各隨人才力所通處用耳。大學知止之言與良之彖。蓋綱領也。此而不同。學必有為為之也。如何。

荅馬吉士敬臣書

竊嘗自念志大而力小。志大故每有正助之意。力小故恒有忽忘之病。正助不忽忘猶可也。忘且正助焉。奚啻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哉。承諭

勿正勿忘勿以為小而忽之此正華佗視病洞見人五臟敢不佩服但謂恐其勞其精力者過多養其靜虛者過少此亦仲鳧意也於仲鳧書已畧辯之而又以質諸君子夫以是裁割某之正與忘之病固為親切若持為不易之規恐未可也且周子謂靜程子云虛皆以存理遏欲言之其用心力太矣今對心力言之謂心力不可過多靜虛不可過少則心力者無乃俗儒記誦之苦靜虛者無乃禪靜之寂滅乎若謂寂然不動之靜虛則又聖學已成

後之事。不可以過少言也。又謂多視損目。燈火為甚。多思損神。為文為甚。愛我之篤。處兄弟不過如是。然非禮而視。誠損目。果禮也。視愈多而愈明。燈火非損目之甚者也。非禮而思。誠損神。果禮也。思愈多而愈精。為文非損神之甚者也。今不論合禮與否。而直云云。必將蒙目放心。斯以免其疾乎。其曰古人為學。恒求于勤苦精敏之中。而得于脩歲游息之後者。亦若未當夫勤苦精敏。未嘗無得。脩歲游息。亦未嘗非求。若謂求皆在彼得。皆在此是。

則動為用功靜為成效且其所謂脩且游者初未嘗非勤苦精敏之為又安得列于藏脩之科與彼分兩事耶以此觀吾子近日無乃以勤苦為病習寡言省事之為者哉夫惟其以勤勞為病也是以將有為也恒有自難之心及有為也又多自恕之意如來諭者矣別離已久造詣未能親覩但據手書一二不合鄙意者喋喋言之以為過防之戒幸吾子腸賢而深察之

再答陳子發書

榜本實
而各其
華標此
力學之
真詮也

前書計已入覽茲陳倉歸謹附問老先生起居想就
康泰也而子發孝心之慰可知矣承養之暇望擇直
諒之友日相講切以修顏曾之學若漢文唐詩但令
可為我驅使而已無得被其滔溺侵于正功方是造
詣也迺章宣之王貞立皆至見所持守有確乎不可
拔之意令人喜幸無限想子發所欲知也邇來用何
工夫會何朋友立何行業作何文字有所得望無吝
金玉

答張侍御仲修書

交游中
如此傾
肝腹者
真不可
以皮相
人也

書來足見大才當事之不難也。然一年之事辦于數日之間。又有餘課。當是時也。此風一倡。恐啓御事者興利之念。此幾當思。豪右之輩。苟有犯法。止可平心處之。寄聲友朋。不免傳播。安知聞者不生展轉媒孽之謀。此計當密。古言興利不如除害。疏導涑水亦非小業。此舉當審。利苟盡興。害苟盡除。在執事論亦不足道也。哲人舉措。澤及百世。此志當遠。西來之人。有托為僕之朋友。親戚鄉里。請謁者。雖真必私。如以德相愛。此輩當絕。往日巡鹽事例。參互考訂。必有可取。

定為準的使奸不能容。商便民便國。便用詔來者。此典當修如何如何。

答李南厓書

觀風之叙。枘所願作第。以制中不能速成。且執事方行事于此也。故欲俟服闋耳。執事何至遽責役而火板乎。將非方論諛諂。而即惧邪。審若是心。齋坐忘安在哉。只今謏言滔天。蒼生窮苦。仁人之所甚痛也。而執事之作列民隱而狀邊愁於世。未必無補。即執事去河州再刻。豈能止邪。即不然。有如王扶風之舉者。

讀書至此不覺
捲卷歎
噫蓋毀
衆驚必
即膠漆
解體令
人慕尤
令人慨

執事又安能下火票邪。夫君子之處人。欲其免禍而
趨吉。若君子之自處。毀譽災祥。付之外可也。故子輿
知天。不論人之行止。仲尼知命。惟憂道之廢興。不然
雖築靜亭於扶桑之東。弱水之西。柟見其益。置囂也
凡此皆不背於前。不知如何。南厓幽懋謹撰一叙。斯
其意亦可以占鄙意也。夫君子之志於道也。非學之
難。惟友之難。非友之難。惟一志者為難。君子求之於
一鄉。一鄉不得。求之一國。一國不得。求之天下。天下
不得。求之古人。苟得一志而友也。上何惧暗于日月。

下何惧淺于蒼海。夫執事於枏故不相識。往年未見而相思。今年既見而相契。所謂一志者非歟。况火板之事有徹鼻之勇。當其意萬里雲霄。可一蹴而至也。則又安敢欺於一志者哉。來吏又有袖中之貺。為執事作文豈可受乎。

答張仲脩書

承命查定三晉名賢奉祀河東書院。按史志在古有若解州風后。平陽荅頤。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關龍逢。在商有若夏縣巫咸。五陸傳說皆

評品如
懸鑑論
識如刻
畫真是

陽伯夷叔齊在周有若平遙尹吉甫介休介子推晉
陽羊舌肸西河卜商在漢有若介休郭泰太原王烈
解州關羽在晉有若晉陽郭琦在隋有若龍門王通
在唐有若太原狄仁傑閭喜裴度在宋有若平陽孫
復夏縣司馬光介休文彥博在大明有若河津薛瑄
夫自周漢以來茲土名賢衆矣然多有癡垢智如士
會奔秦而計撓史駢信如荀息事君而不明嫡庶友
如鄧攸位高頗媚權貴忠如霍光溺妻不正大義王
延之孝仕于劉聰柳宗元之文黨于叔文他若董狐

祁奚宮之奇。段干木。周續之。周黨。王續。韓通。趙鼎。輩雖有懿行。不盡純粹。皆不得與諸君子並。夫後世士論弗正。多崇言卑行。貴名賤實。故馬融訓詁。雖草率。李固猶祀孔廟。尹焞正學。雖賢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顏之學觀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節。不論言語。俾學者知所趨向。至若伯夷。叔齊。尹吉甫。卜商。雖非茲土之產。然食于斯。卒于斯。塋于斯。魂魄存于斯。又安知後來諸賢非四子之遺教也。且今首陽。西河。平遙。區區小邦。逆此四子。與日月爭光。不

朽論三晉名賢詎可遺諸至若君實夏縣雖祀入祀
書院亦宜蓋書院統晉省而設其志博矣猶天下皆
祀孔顏曲阜不可無二氏廟也匆匆考校未的望吞
子博采群史暨諸耆英去取著定實風化之大者也

荅山陰朱守中道長書

去歲得會晤京邸私以為疑可質善可問學可講喜
幸殊甚乃日奔馳塵土中忽忽如醉夢過一年山東
之行幾欲具一夕之餞以盡鄙懷復以塲屋事因循
未得一奉別恨懊殊甚來諭云悠悠者此正為學通病

論李

法其病

論証而

圖其要

此大聖

賢作用

問說者

一審終

也

聞之惕然深省。然此亦不可無所據也。夫學之為以
知近知寡為本。學之行以知遠知多為幾。故萬里之
外。非一目之可見。千鈞之重。非一手之可舉。若使泛
為而濫與。則又昧於近寡之道。而無以為之本也。是
故琢玉之家。不畜硃礪。煉丹之室。不積烈火。何者。火
烈則丹飛。玉硃礪之皆畜。則玉之琢也。必不精矣。故
君子之道。或以悠悠而廢。或以悠悠而成。惟視其所
生者。理欲何如也。僕山居時。或思朝。曰。何為此塊然
如株木而無益於世哉。及朝居時。又思山。曰。何為此

尸然如蹲鴟而無益於世哉然則山居之思非因父
靜朝居之思非因父動各有所自致也雖然朝居之
過大山居之過小過小者於已有失於人未妨過大
者不惟害已并及其人諺君子寧為株木不為蹲鴟
此亦僕之所自知者也若夫惟仁人為能愛民惟義
士為能報國仁莫大於進諸司之賢義莫急於黜庶
司之惡若以此為簿書雖終日從事焉又何妨山東
之政當無大於此矣

荅鄭維東書

屬事則
切亦足
孤正立
而猶厲
氣雄絕

維東之高行大材豈待觀省行錄而後知乎然觀此
益為予心之所惑也自古哲人直士率罹繞遭毀然
即錄中專提宦族一節豈非速譽之一端邪士君子
在天地間何必以黜沮乎千萬無以此嬰心逍遙
乎無愧怍之天以求天地鬼神之知區區俗論蚊虻
視之可也錄宜藏之中笥以示後人勿遽不盡

荅王端溪書

昨諸藁實欲請教顧溢美過甚何以克當竊惟古之
友朋室路雖遠道義實深蓋鄉閭之近不得其人則

先生之
虛心向
學也一
至于此
今經生
堅于尚
吾人游
伯乃深
十道者
而虛心
咸畫此
大海所
以無涯
余也

便求之河山江海之遙雖至數千百里而不辭凡以
為斯文之重耳當其切磋之聞箴規之處情同骨肉
而志斷金石如兩程之與橫渠晦菴之與南軒蓋皆
殊方異地之人也觀其遺集曾見有一言過美者乎
執事自任道以來頗錯愛乎愚弟愚弟亦甚重于執
事故敢以此奉復異日後常聞過也高詩甚嘉誦之
令人有出塵之想但亦到鳳凰樓語則傷偏耳宜久
聞

詔起未見抵任而來諭云棄官之餘踈懶多疾將夫

子仕止久速惟係乎時者乃不然耶將吾兄欲學陳
搏而又過之不學夫子耶陝西總志尚未完脩方欲
借大儒名筆以增輝于黃河華山也知重知重力疾
布悃

荅王端溪子德徵書

杻荒惑頽頓忽越大祥柰何悲苦無聊之中乃獲手
教啓迪且千里遣使不鄙庸愚以新著詩禮管見二
部波觀汪洋如捧白璧慰幸如何感激如何不策勵
敬應者非人也木葉時凋昔人在望發憤忘食展如

來論然古之君子得志則無私不得志則無悶後之
君子得志則矜持不得志則放曠古也任理今也任
氣是以不同在地之水海為大滂涯而觀其海愈闊
在天之星斗為綱去杓而觀其星始衆君子非不欲
識衆星也握開陽挹搖光則四時具君子非不欲識
百川也窮尾閭究天根則萬派明匯澤釋禮而不考
晦翁註詩而自信不考則非寧儉之意自信則乖無
邪之言皆仲尼之宿憾也君子又從而疊之不亦過
乎夫禮莫大於宜詩不越乎興故商祝夏祝間用于

先生傳
冷絕倫
說說經
真透其
隨叔孫
毛萇
充展其
耳

周世儀周二禮者小記之經也君子猶委詩故孔子
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今用之吾從周豈無意乎
若乃采傳而據經本人而按世援志而興言錯時而
立義假象而匿形詩有五實小序具之故孔子憂
群小之愠知栢舟非婦人之辭也論苞苴之行知木
瓜非男女之詩也故說詩者以孔子為正何者其來
遠其道明也韓嬰奇而治鄭玄物而踈毛萇質而衡
華程氏兄弟撫其情其他未免臆度也夫義理可以
心權事實必由口授生乎數千載之下而以已意逆

料數千載前之事以為盡不然也則吾豈敢故通今
可以議禮窮古可以說詩禮本古人之迹詩即今人
之情故枏嘗謂詩禮當因迹以求用易春秋當外言
而求意不然則雖多奚為之誚買櫃還珠之說宜矣
雖然不觀繁枝不知一本以吾子用力之勤博物之
廣若是也倘反求而自得之是當登崑崙之顛看寰
宇之內名品鍾離皆殤子焦僥挂莽真異類矣又何
必羨刀圭入口之詩陷于溺博而惑人之地者哉夫
斯道之明專賴直友故夫子叙三益之友直為首望

吾子時賜藥石勿復為溢美辭乃幸王虎谷先生何粹夫皆邇居亦嘗通問否此二人者枏之師友也小兒資質頑頹乃蒙良教豈惟其子當書紳哉其父亦領教矣已即令騰置座右不知將來肯體貼不負盛心否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二

答朱子仁書

鵠然後
學標準
但與東
郭不同
耳

來書云欲求未發之中此固第一學問然只且於已發處着力又當大熟耳大抵天下事若不諳練遽欲中節將恐陷於助長世有設為過高之語者不可不細論也如何如何

答薛西原君采書

此立言之旨讀

日昨主靜清教甚祛塵慮別來百冗交集雖就事體

孔孟書
便見乃
其崇尚
險僻不
必非讀
孔孟書
者也斯
道裂矣

見到此
便合夷
險

驗然終被紛拏之害。荅諸公書。僕細讀之。恐浚川公之言。亦有是處。但此書尚未謄錄。俟外日再寄耳。約言甚精。有裨政教良多。然其深邃處。亦未免一涉於禪老賢哲立言。寧近無遠。寧粗無精。使人人可守而行之。庶不遺害如何。

荅葉地曹子大書

久別何勝懷思。疊辱簡書。佳貺益深。荷感緬惟。遭困處險。百千萬狀。人所不堪。若處之坦然。乃真學問也。大抵窮通有數。遲速有命。雖他日處大顯之時。亦若

今日處大變之地。通為一理。斯其妙也。僕嘗躬自為之。故敦以告道厚耳。如何如何。

荅王溪子書

某謹啓前月王官谷叨陪遊覽。雖蒙執事貶尊延接。然湏臾奉別。未能罄領教益。即者路村得侍左右。言學則知有人。不知有已。言政則知有民。不知有官。言理則知出諸心。不知擇諸口。古所謂真其人者乎。方執事樂道空同之詩才也。惟知彼行之嘉。及執事樂聞仇賓之德音也。又惟知此道之美。故雖以大方面

此數
是先
安人
已處

之重乃愧致愧此老之辭海內愛賢好善出於至誠
尚有如執事者哉昔孔子以舜問察隱揚為大智而
宓不齊惟能取友輒稱為不器之君子至與堯舜儕
其達材如端木子貢一瑚璉器外無剩許也玩脩省
主靜之誨執事將非為舜孔之徒歟夫諭俗常言本
說閭閻田桑雞豚之細而春寒花遲之詩多求望高
遠之空談執事乃皆推諸周禮毛詩之後將非所見
者大於其言之微末者亦汲引之使前邪知愧知感
故尊序猶欲顯出賤姓名某不敢重請刪隱矣於戲

傳曰愛
人若當
茲其所
宋主

以執事在此而欲挽復唐虞之舊亦千載一快事若
區區論上官之倨交作一氣節士胥胥泥山林之自
好成一詩文人斷非執事所許矣夫政有至要則身
不勞而舉法有至神則機不動而行執事蓋究於此
久矣鄙詩首句委的不類其餘今改相字為懷字傾
倒二字為晤語字未審可否八誣之改及諸雜役之
增甚當謹損益更換具有文冊再呈備采又此恒言
乃勸化人語不比常時文移刊榜頗駭人不如只作
一書另行數語之移附以此書降各州縣令自刊一

冊令學中社學醫學僧道及里老書甲之首各與一冊或將印下葉數帖於社學等學及巡撫等衙壁上亦可首序後面亦議數字惟執事再酌定

荅汪伯重書

拔去病
根自有
一種樂
處

遠辱千里委价齋書墨綉布之貺具悉雅厚至意且覽書益知造詣高遠非復往日鷲峯中人矣甚慰甚慰但云終未有洒落處將其念尚他有所牽滯者乎有則自觀其根而斷之便到不改其樂境界也更上一步恐亦在此如何

忠臣去國
戀主之意
則何照則
時不忠於
主也

荅顧雍里提學書

過汴極辱雅厚方切荷仰邇復辱差人擲柬迎至磁
州此其情意婉如南省之舊益令人懷感不已也弟
其中以賀字見獎頗于孤臣孽子不似耳薄劣叨洪
恩久矣一旦離去

君父長往山林不無瞻戀之意且自省懋不暇也。

荅無為守朱子仁書

閣下鴻材厚德屈此州郡然志在慈民今固芝山一
郡之福也諒不棄素懷矣問及理郡事大抵為民父

母惟如保赤子一言用之不盡但他人率視為尋常反用力於外耳知吾友必不然也

荅丘汝中書

遠辱寄簡并貺書布甚感存記不忘所云貧知府此真大丈夫得志澤加于民之事也足不負相知矣世風偷敝原在此足下學能見此政能先此雖古之循良又何讓焉彼徒以口講為道者真不足齒矣更望堅定不渝雖他日位晉卿相亦率由之寧非斯道之慶乎勿遽力疾不盡欲言

荅松石中丞書

往別時辱教愛無限今尚佩服懷思無已茲者西土
之人飢饉之餘乃獲執事蒞撫視如赤子招利積穀
以為久遠之計何幸如之生之庇賴多矣乃復過縣
問及老母寓書念及遠客銘感何限竊念西人皆素
信德化者惟望益戢貪廣仁使窮岩穴處之子皆沾
飽煖而孤聚荒落之處亦無雞犬之驚茲豈不復周
漢之俗於執事之時哉

荅胡可泉書

辱手教并試錄書怕之貺登受甚感南都因有一二
秀才相訪者不過問疾序客况耳非有所謂講道之
說但近來從事於不怨尤之學頗覺尚能耳不敢不
告也解州有一監生王光祖者實僕之同志久不得
其信息不知今造詣何如按臨其地可一問之取一
書寄我以慰遠望弟甚思鄉念親之心與執事同但
未有便耳

荅曹性夫書

即日得手書具悉雅誼所曰事多掣肘欲寡過未能

者此正心存後有得之言將造次顛沛不違者非是也邪後世學者於道非篤志於高玄必馳志於文藝如吾性夫之學遇事著力者能幾人乎欣慰欣慰復用敦確其兄復友明快皆不易得之美質也此歸若吾性夫又身率以往則夫明斯道於東南者非吾性夫其誰乎

荅凌德容翰書

頃者須臾之會不盡彼此之情別來殊為懷慕近得柳士耳帶來書益荷交厚契誼來喻所謂天下

曉之者過是大抵君子之志於道寧求已之未至而不尤人之未然寧責行之不敦而不辨人言之非持是而不已雖上達知天之妙亦可馴至矣如何士亨行促不盡區區惟足下亮之

答張汝敷邦教書

疊辱手書足感雅厚契誼所問為學之道大抵不過大學格致誠正而已其格物之功又其首事若能即身之所至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輒用心窮究不使差謬又則理明知至誠身不難矣如何

荅米仁夫書

昨者疊辱屈降甚愧踈慢別來又辱簡書具悉篤厚雅誼感荷不盡且往年頃刻邂逅而足下輒以長者禮見加深愧狸妄無所增益足下乃比於春風之座骨肉之親過矣大抵學之蔽雖其行之不篤亦以信之不深雖其信之不深亦以知之不明如足下純慤開朗嗜道如欲者友朋中真鮮其比誠使向往不已斯道有不在若人乎幸即職業申見此無以為羈而忽之如何使還勿遽不盡

答程惟時書

使者來知令弟已襄事甚慰遠懷然間哀慟之狀苦
辛之態所謂雖鬼神聞知當亦下泣者也傷慘之餘
乃復念及鄙薄辱貺書禮并序語錄情義懇切而辭
旨高遠愧非予之所敢當耳此道不明講說過多者
害之也而惟時乃能於力行中見之則斯學當不再
顯乎考滿又為新例所止枉辱多貺耳此間章宣之
王貞立復來相聚舊學果增卓立甚慰鄙懷聞部引
尚未取想會晤亦不遠也

答張仲完書

往歲遠辱江邊之送兼以雅作甚感即得來書足荷
相信之厚至曰無可息肩之期者真有見之言也足
能乎此雖周公之終日乾乾又何不可學哉會試想
不遠當一會晤以叙闊懷

答呂九川書

久違懷何時形寢食簡書兩至皆已拜悉大抵此出
必須以得軍民之心為主而禁科征舉拔賢才乃禦
虜之急務也他可姑緩之矣同年諸公及同鄉劉公

在彼渠皆有所依歸君早晚不可不存問也

荅彭全夫書

別來殊切懷思既蒞名郡應知德政及於羣獨美幸
慰幸慰士君子但能行其所學有益於時便於道無
愧不必計位之崇卑資之大小也此吾全夫之所優
為者因以重及之鎮城記草草脫藁望改正後加石
耳

荅可泉書

前戴主事人回曾附謝柬想已達也茲復辱西玄集

升古樂府之寄，益切感教。但樂府大逼漢人語，古雅工緻何也？吾執事方在撫恤，竢獨之時，而乃有此作，將不左於用心乎？故予嘗謂與其在上者有古人之詩，不若在下者有今民之謠也。義切骨肉，語不覺大顛耳。如何如何。

荅可泉中丞書

此來滿望會晤，叙闊懷不。料吾執事尚未抵任，甚惘然也。前覩撫巡規約，其處革官吏軍民之弊，詳矣。又以為雖多作樂府亦不妨也。今見中州災傷未聞救

民之政乃復東顧室家久而未至忽使流離填溝壑素日抗志千古今其所行乃與往日孜孜過門不入之禹不同何也將非猶為樂府一誤邪抑以功勞懋大

聖主一見喜而遂自盈假邪宜乎往日吳中同年諸友有多口矣僕此行在即遲一月仁聲不聞中州倒懸當誰望乎。

荅韓汝器書

去冬辱枉路顧我甚為簡慢茲復辱遣人遠惠問書

邊議數條兼以絨褐羊禮足感雅厚其所論重守令
選邊官以來豪傑嚴清勾廣召募以審主客查侵欺
稽隱匿以戒因循者此誠備兵之急務也至若抽丁
選走兵之事予心有疑焉司馬君實所論刺義勇
之非者將無似之乎軍士不戀邊必有其故食不足
兵恐失其方足下身任此責不可不熟計而預處之
也如何如何使還謹此附謝

荅大司馬楊南澗書

西土幸獲明公總督保障西夏宜惟全陝士民攸賴

九重亦無西顧之憂矣。欣仰何限。往年旌節過高陵。僕適在書房別業。有失恭候。續聞追送。則已不及矣。方切悔責。乃復辱華翰。遠及荏誦。愧感只此。汪度包荒。雖折衝萬里之外可也。若乃時撫恤。明賞罰。以作士氣。在明公所優為不俟言矣。

荅魏少穎書

遠辱遣人將至名曆。父子徧及。并酒果牲醴。皆自省城而來。敬愛真切。雖在喪病中。不敢不受。但雙幣返壁。以郡繁事冗。應接稠多。執事安能一一皆及之也。

速達之言豈所望于執事不變所守真驚峯之舊講也。不然雖即日張桂正士論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肅曹丙魏龔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故君子之政與其得上人之心。不若得小民之口。與其慎之于初。不若謹之于後。恃在知厚。因以喋喋。

荅齊叔魯書

聞行取報雖喪病之中未極之上喜不能寐不止為叔魯久屈一伸也。良以主張斯文扶持善類以荅聖主求賢之意。用酬明時濟世之策者。當不在此行。

乎僕於足下有一日之識而老病無百年之想不能
不倦倦于吾叔魯也恒齊之家到想問及外封奠幣
望稍帶以付乃即幸甚

荅渭厓霍公小帖

生平日以公為可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
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智足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歛祭二人掩
蔽行私引進匪人至今令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
數千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寵信重臣
此等忠
懃議論
恐叔世
不多見

者家
數言社
稷蒼生
之福

不能上告

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
然則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
志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語一

贈蕭子聞語

蕭子聞曰韶親聽誨言輒能興起第恐歸興化又無所於聞敢請一言以資顧諟涇野子曰士之于學惟患不相信耳苟相信雖隔千里猶在几席也苟不相信雖在几席猶在千里也子聞如有事而勿忘又何患歸興化之無聞哉

贈黃子積語

柳州
論其
岷此
亦
足爭
馳
並
先
生
揭竿
植
寒
松
信
非
枝
葉
文字

安義黃子積將北上問根本之學涇野子曰予何足以知之然而子積之志則甚美矣其亦有厭於枝葉之學乎夫君子之務種學猶林師之務種樹者既植其根本於地矣惧其風也則扶持之惧其乾也則灌溉之惧其土脉之薄也則糞壤之惧其兒童之搖動也則限域之惧其折枝也則藩籬之惧其條律之旁出也葉也則剪剔之夫然後根本完固與天地之化相通其為根幹花葉他樹莫能比高然則子積奚以為

學之根本也。曰：君子以良朋為扶持，以多識前言往行為灌漑，以能處惡人為糞壤，以絕物誘為限域，以循禮為藩籬。以直義為剪剔，則斯學根本之全其發也。雖以橫四海，塞天地，有餘也。昔者孟子知此根矣，不以粹盛為事，而以四德之根於心為功。有子知此本矣，不以道生為事，而以務本為先。子積荀從事於斯，即日登甲科，躋顯仕於天下，無難也。

再贈宋獻可語

宋侍御問真定子曰：易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苟

以仁爲體雖負翳鬻疏之微遐取僻壤之遠皆吾爪
髮皮膚之處也倘一夫失所即吾體如芒斯刺如炙
斯痛矣若然則所以恤其饑寒救其疾苦開其昏愚
者自如吾體不能已矣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也
贈蕭時化語

蕭時化將還新喻以一冊來曰文明聞教雖多若更
得一二言歸將比諸羹牆涇野子曰夫子豈有二言
哉時化而忘往日騎馭以扇遮面復下揖諸友之士
乎予嘗數以是講于鷺峯諸君以爲時化此事亦可

察識機
充得尽
便是虛
已露過
功夫雖
然樂病
自說病
元規腦
汚入者
亦下驢
之學也

謂造次必於是矣斯歸也惟願常若是耳問曰馬能
常騎馱邪曰凡心不在皆騎馱遮面也凡心在皆下
馱揖友也自飲食衣服之際居處交遊之間皆可以
是求之不然雖有所聞守之不專或為他論所惑縱
在馱背上無扇遮面亦不見人又安肯下邪久將與
騎馱覓馱等耳

贈王道充還清江語

清江王道充過鸞峯東所告歸且列其志以問言涇
野子曰道充卓卓乎志古聖人賢人之道有君子終

身之憂而又自懼未免為鄉人顏淵曰有為者亦若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子殆可為顏曾之學乎曰惟是鄉人亦難處耳曰學如舜之所居而化及河濱雷澤也又何難道充曰斯可以體仁矣已而問春秋紀吳札聘魯之事君子謂之辭國而生亂者如何曰是非聖人意也夫札雖有次及之序而諸兄苟皆享國之長札之存亡又未可知延陵之祚壽夢豈能必及於札乎故專諸之變其失不在札之不從父命而在壽夢制命之非也昔堯舜有天下不傳之子授

有聲是
從左國
中討采
末后一
中之說
不傷有
无不第
方體乃
知一腔
內品
森々如
冰壺然

之異姓舜禹如朱均友弟如舜禹可知其不拘於立
嫡也。夫壽夢將賢季札而欲立之乃猶顧忌于群公
子之有國是宜其公不足以範後嗣而其弊適以階
亂也。道克曰斯可以觀經矣。已而又問司馬公常念
中字以治心而程子非之者何曰離吾心以求萬事萬
物之中亡其本矣。離萬事萬物以求吾心之中。隳其
用矣。夫學必有事。故念中之無益於治心真猶數珠
之無益於治行也。道克曰斯可以致一矣。他日道克
又來曰得必有事之教雖在床箒之時正念既興愈

思愈深不覺雜念既退乃知存誠則邪自閑曰道充若又以仁為念時復思繹則見此心當如天覆地載之大纖毫塵埃界限皆不能入雖冰雪之點紅爐不啻也道充曰貴之往也當以仁為必有事而勿忘乎曰然

贈周時敷兩語

曰家茶
飯淡
而有至
味

周時敷將還秀水過問言涇野子曰道以得已為行學以用世為材晉魏之詩止可備閑適耳

贈薛仲常問壽祖母沈語

奇男子
志氣
嚴立
行遊
顯父母
者此篇
足照類
色

薛仲常來曰應旂祖母沈氏年二十四守節不回無
出立吾伯祖之子為嗣即吾父竹泉君也竹泉君思
祖母之志立貞慶堂以訓應旂曰無或不學以辱我
先妣則何以為教乎涇野子曰沈夫人既以貞而立
家仲常曷以貞而輔國乎故貞立于家則為節貞輔
乎國則為忠忠與節貞夫一者也對曰應旂太學諸
生耳安能遽輔于國曰汝知沈夫人之立薛氏乎其
婉婉順從之儀麻枲酒漿之材皆其學之未嫁時而
後有今日范文正為秀才時便志在天下國家仲常

若拘滯近時秀才格。恐非竹泉君攸訓之意也。

申贈程惟時語

程惟時始見予論文。予謂文以明道為主。惟時曰。世之銜藻昧理者。真可勿用矣。繼見予論禮。予謂禮以通今為貴。惟時曰。世之泥古違經者。其可勿用矣。及今三見予。以論易。予謂之曰。夫易聖人之所以終身而治民之具也。前此諸儒。專以說天。專以道陰陽者。予已病其迂矣。後此諸儒。謂專以明圖象與卜筮者。予又病其泥焉。故予常謂夫子於乾之文言曰。君子

易者三
德名
五理
此說
近開
以于四
德信求
神精微
之教也

此實人
人所當
休驗處
一唱一
隨自育
天機合

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真易之本義也蓋乾
非專指蒼蒼之天君子即乾也元亨利貞非專指四
時四德其實也六十四皆可以此類求矣然此言亦
嘗數告他人多不以為然惟時乃聞言而契之速得
意而信之深涇河之易其當暢歛浦乎夫契吾為細
契易為大信言為淺信行為深所願斯往也暢于四
肢發于事業惟時他日以此易行于天下亦有餘也

贈鄭良弼還衢州語

近予於清風亭說仁惟鄭良弼甚悅之喜見顏色至

于消者
人無處
得妻妾
何往不
可處不
然獨行
猶規影
也猶窺
猶掘矣
也

先生于
立齋若
有激乎
言之哉
今人在
荆棘中
宜飽玩
乎此語

說到二南自妻子做功處則更深信。曰邦佐離妻妾
且三年矣斯歸也。功便發軔于此其要則何如。曰良
猶不見文王之刑于乎。苟身不行道而於片言跬步
少自憐焉。雖反目以加彼亦不信也。

贈立齋張子崇禮語

立齋張子崇禮將之長蘆過問。言涇野子曰。君子處
險如夷。蓋以忘乎險也。君子處微如著。蓋以慎乎微
也。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惧以終始。其要無咎。又
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謂之順
之時義
得忠孝
之正脉
者然有
為為之
以法諱
臣諱子
之名去
道要遠
矣

贈黃國信語

沅州黃國信曰珙甚愛聚百順以事君親奚能恒若
是乎曰忠臣之事君也在順其公不順其私斯謂聚
義孝子之事親也在順其志不順其意斯謂聚仁苟
不惟公與志之順也凡百皆順乎君親幾何不陷於
私意哉故仁義之學得而後忠孝之行成

贈唐以道語

唐以道將還武陵言體仁之學以誠敬存之固然但
恐或有息處不知何以致力曰當覺此學息時因何

而息去其所以息者則常不息矣

贈胡汝鄰語

胡汝鄰聞講韶而有得於心則謂之曰別後少斷肉
味當常若韶音之在耳也

贈大謝小謝歸祁門語

小謝曰人若不勤學雖移居鷄鳴山頂上不在家大
謝曰若鴻則常在耳涇野子曰二謝亦欲以已之長
方人之短乎

贈吳子敬體惺語

予素多病數用子敬之藥而效蓋取參朮黃麻而疊
用之者也安得少此劑醫天下人之疾者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